



【意林】

阳光每天都来

喝完功夫茶后,喝一杯水,会觉得那水特别好喝,觉得茶好,水也好。

热闹的聚会后,沉静下来,会觉得那沉静格外清澄,觉得热烈也美,沉静也美。

爬山回家以后,洗个热水澡,觉得那水是从身体里蒸发出来的,觉得爬山也享受,洗澡也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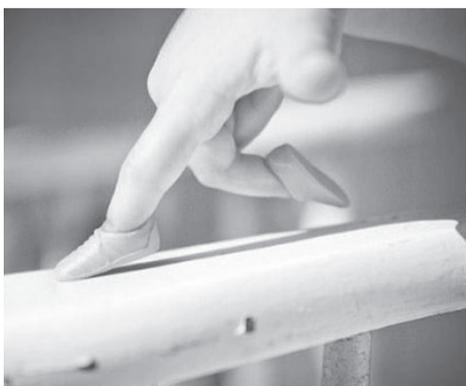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快乐与哀愁也是如此,哀愁时感到快乐真好,快乐时也觉得哀愁有一种觉醒的滋味。

觉醒的滋味随时都在,就像阳光每天都来。

微粒的价值

我活在世上,爱着,感受着,思考着。我心中有一个世界,那里珍藏着许多往事,有欢乐的,也有悲伤的。它们虽已逝去,却将永远活在我心中,与我终身相伴。一个声音对我说:在无限宇宙的永恒岁月中,你不过是一个顷刻便化为乌有的微粒,这个微粒的悲欢甚至连一丝微风、一缕轻烟都算不上,刹那间就会无影无踪。你如此珍惜的那个小小的心灵世界,究竟有何价值?我用法国作家辛涅科尔的话回答:“是的,对于宇宙,我微不足道;可是,对于我自己,我就是一切。”

(周国平)



心动就是美

我想,美大概是指某种运动状态之中激进出来的特殊心情吧。客观实体的存在诚属必然,但有时它以隐微、暗示的方式出现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体运作,将自己的生命全然投入运动场内,遂能因目睹画卷而神游山河,因歌声而遥想昔日缱绻。客体仍是客体,不会消长盈缺,美的是运动之后的自己。

同样地,箪食瓢饮不美,美的是居陋巷不改其乐的人;竹篱短篱不美,美的是采菊东篱下的人。在我们夜眠不过数尺、日食不过三顿的现实生活中,日渐繁复精致的物质有时可以引起一声惊呼,但总是瞬间即灭。对设计者而言,可能透过创造的过程掌握到美;对销售者而言,可能经由贩卖过程因拥有再运用的资金而油然心喜;可是,对拥有它的消费者而言,透过交易行为而得到的物品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发多长的惊呼、激出多重的美丽,就很值得玩味了。

因此,一方面我们必须体认置身于现代消费社会,有些游戏规则非我们能推翻;另一方面则必须觉悟,要使生命酣畅美丽,首先得跳脱这个游戏范围,把心释放出来才有可能。

我们回不去那个古老时代;浸糯米、推石磨、蒸粿、染朱砂、揉糰、包豆沙馅、用糰模印出红龟粿,在祭祀诸神、祖宗之后慢慢咀嚼粿香,觉得天上众神与祖宗的灵魂与我如此亲近,甚至同吃一块红龟粿。那种经由劳动创造出来与天地万有贴近的美,绝不是花一百元到市场买几个粿所能享有的。

因此,当我们惊觉已失去过多,试图借着搜集乡下老瓮、绍兴酒坛、石凿猪槽、木制糰印、粗坯陶碗……希望引发一点魂牵梦系的温暖之余,也应该从眼前生活出发,创建自己的法则,一种使布衣与名牌同等美丽的生活美学。

(简媜)



输掉,是因为遇到了更好的

小时候,看到隔壁姐姐新买的书包好漂亮,相比之下自己的花布包简直太乡土。于是回家,帮妈妈做了一个月的家务,换来了新书包。

工作后,发现同事背的某个手工牛皮包真洋气,比帆布包更有质感,于是天天加班,存下钱开开心心定做了一个。

又过几年,牛皮包输给了橱窗里的大牌包包,一流的质感和时尚的设计更配如今的年龄和职务,趁着加薪,也足够犒劳自己几只当季新款。

如今,依然会对着领导手中的爱马仕流口水,心里想的是,如何再努力拼几年,多赚一点儿钱,争取早日鸟枪换炮。

无论是穿戴、行走、脸上精致的妆容,还是言谈、举止、灵机一动的幽默。你弱了,输了,败得一塌糊涂,都不应该沮丧难过,应该高高兴兴地对自己说:今儿赚了,见到高人。不亏!

有次聚会,一位演员说,他最怕跟影坛某位资深前辈对戏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

他说对方打耳光会真打得人眼冒金星,哭起来眼泪说来就来,一场争吵的戏演下来,不但把对方的手腕紧抓到变色,自己的胳膊上也好几处伤口。

念起台词铿锵有力,声音清晰浑厚。这位演员沮丧地说,“每次在他面前,甚至都不需要肢体语言,只要一开口,我就一败涂地。”

经纪人安慰他:没关系啊,失败的那一刻,你就已经胜利了啊。他苦笑:这是精神胜利法吗?

经纪人摇头:以前跟你对戏的演员,大都刚刚出道,恭恭敬敬叫你老师。每天到了片场,机械地背完台词就可以收工了。在他们面前,你觉得“演戏不过如此”,赢得实在太轻松了。

该演员微微皱眉,若有所思。

经纪人说:但是自从和前辈对戏,你输了,害怕了,反思了,神经紧张了,不但台词倒背如流,还会主动跟导演讨论人物情绪,设想各种合理反应,就怕在前辈面前露怯。

经纪人笑道:最珍贵的是,你看到了演戏这件事,居然还能做到这么好,这对于你未来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。

一个人没有目标,即使想变得更好,也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努力,这才是最空虚和危险的时刻。但有了目标,即使还没办法达到,也会心有所向,燃起斗志。剩下的,就只是时间和努力了。

一个人,失败不重要,惨败不重要,屡战屡败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他看到了变得“更好”的可能性。输掉,不该感到不甘,应是庆幸。这难道不比永远故步自封、一叶障目要好得多?你终于可以看到更惊艳的风景。

输与赢,在成长的面前,都没那么重要。

(辉姑娘)